

生 产

孕 产 科 战 疫 记

第三辑

# 目 录

## 专题 动物与后现代性

图说→尼采与动物 阿方索·林吉斯

图说→海德格尔的动物哲学 马修·卡拉柯

图说→动物性 乔治·巴塔耶

图说→巴塔耶与动物性的诗意化误置 吉尔·马斯登

图说→德勒兹和居塔里 动物的生成 詹姆斯·沃佩斯

图说→“故我在”的动物 雅克·德里达

图说→开放性——人与兽(节选) 吉奥乔·阿甘本

图说→动物的同情 露丝·伊莉格瑞

图说→既非人亦非顽石 吕克·费礼

图说→动物 托马斯·马乔

## 人物 阿兰·巴丢(阿兰·巴迪欧)

图说→霍尔沃德:忠实于巴丢事件 斯拉沃·齐泽克

图说→一种新的主体哲学 彼得·霍尔沃德

图说→哲学与欲望 阿兰·巴丢

图说→哲学与数学:无限性与浪漫主义的终结 阿兰·巴丢

阅读→作为真理程序的政治 阿兰·巴丢

阅读→存在与表象 阿兰·巴丢

阅读→保罗·我们的同代人 阿兰·巴丢

阅读→本体论与政治 阿兰·巴丢访谈 阿兰·巴丢等

## 评论

阅读→全球化与文化和人间在中国的复制 王逢振 谢少波

## 艺术

阅读→关于绘画谱系学的批判 王音访谈录 王音 黄笃

## 文献

阅读→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结语):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汉娜·阿伦特

专 题

---

动物与后现代性

# 尼采与动物

阿尔方索·林吉斯

汪民安 译

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人类这个物种也是从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进化而来的。我们逐渐认识到,同每一个灭绝的物种一样,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丧失了,而这些却是能够支撑我们人类的进化的。先是 ~~缘~~ 缘, 后是 ~~还~~ 还的人类,将生活在特大城市中,生活在高层建筑中,在此,各种物品、家具甚至空气都是人造的。很久以前,自然将非洲热带草原的白蚁也包括在内,这些白蚁从不离开高层建筑,在这些建筑内,它们自给自足。生物工艺学重构了我们的自然。人工授精、克隆、脑细胞移植、基因控制,使我们具备了一种再造能力:根据我们的意愿,我们可以再造子孙后代的身体、生理和心理特征。“人是应当被克服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断定,“你们怎样去克服他?”这,就是答案。

## 价值的自然化

阿那克西曼德以来的哲学家将思想分成真理和谬误,但是休谟首先将它们分成强弱两种,而尼采则将思想分成健康的和病态的:有些思想出自健康的身体,它们生机勃勃、孔武有力;有些思想出自病态的身体,并使身体进一步病态化了。尼采按照他的生理标准对价值、科学、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作了同样的区分。

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古老的支配性的观念,将身体设想成一个物质集合体:身体充满着孔洞,它能流泪、呼吸、排泄。身体一旦出现了匮乏和需要,生命有机体便敞开了,它就能够感受和接触周围环境中的物质。生命就是这种否定性之力。对尼采而言,有机体是一个增压容器,它产生的能量多于它的实际所需。这种剩余的额外能量的高涨,实际上就是一种振奋感。快乐是自然的,它不是存在于自我意识到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大自然的各处;鉴于我们是自然的,快乐也就存在于我们的自然之中。快乐是扩张性的,是积极的。正因为有机体必须释放这些额外的剩余能量,它才会行动,由此在这种行动中培育出饥饿者和饥渴者;也因为有机体是一个积极之力,它才能培育出这些否定者。有些感受回返到未被满足的匮乏和需要的状态,这些感受是被动的。怨恨就回返到有机体自身,感受到了它的伤害,它的羞辱。它是报复性的。尼采精心地绘制了思想、价值、科学、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的谱系学,其依据就是积极的、欢乐的感受或者是被动的、怨恨的和报复性的感受——它们就出自这种感受,或者强化了这种感受。

对尼采来说,人在进化过程中是个过渡性的物种。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必定会激发另一个问题:人能够变成什么?尼采根据对它们的评估,对它们被评估时所采纳的价值标准的评估,对被观察到的特征作了类型的区分。实施这些评估,并非将被观察到的特征同它们的等级排序进行比较——这些等级是按照自然标准(“物种生存”、“适者生存”)和文化标准(“社会效用”、“仁慈”、“美德”和“理性”)而制定的——相反,尼采积极地肯定生命本身的积极肯定,他也指明了否定运动:生命反对自身的运动。健康,是剩余过量的能量的结果。它自我发光,自我感受,具有一种内在的欢乐。这种感受加剧了高涨的能量。它是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这种状态中流露出来的歌唱和字词进一步强化和照亮了它:“我是多么愉快!”“活着是多么的好!”“我是多么强壮!”“生命是多么美好!”这

些价值词语——好的、强壮的、美丽的、真正的、真实的——在这些叫喊中获得了它们的意义。它们强化和发出了内心的狂喜之情。美丽的词语美丽起来；高贵的词语高贵起来；强壮的词语强壮起来；健康的词语则生机勃勃起来。一个生命有机体是积极的充压室，它产生了多余的能量。它的匮乏和需要是次等的、间歇性的和表面的。这种积极的、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情感，这种积极的、肯定的和自我肯定的价值词语，才是基本的。

虚弱、病态、穷困、需求、依赖和脆弱，都是反动的，它们都是生命反对自身之力。“灾祸说：‘心啊，爆破吧，生育吧！腿啊，走吧！翅膀，飞吧！痛苦啊，向前去，向上啊……’灾祸说：‘走吧。’”<sup>11</sup>这些状态引发了怨恨，引发了否定的、怨恨的价值术语。这些反动的价值术语强化了虚弱性——这种虚弱性正是这些词语的起源。丑陋的话语更加肮脏；卑下的话语既贬低了那些说出卑下的话语的言谈者，也贬低了它的言谈对象；虚弱的话语软弱无力，如同被阉割了一般；病态的话语在到处玷污。弱者被虚弱性所主宰，他们反对强者和快乐者的肯定和自我肯定的欢呼，而将否定性话语转变成肯定价值。将强者的愉快诋毁为轻薄、将他们的骄傲诋毁为自负、将他们的健康诋毁为放纵，借此，弱者将自己的焦虑夸耀为人性、将胆怯夸耀为审慎、将依赖夸耀为服从、将非攻击性夸耀为耐心。尼采并没有对弱者高估的状态进行贬损。他只是暴露了他们内在的否定和反动的运动。

尼采将思想、价值、宗教、体制、艺术作品和音乐区分为贵族的和奴隶的两种。“贵族”和“奴隶”是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的明确分类，尼采却将它们自然化了。他将它们同动物类属联系起来。鹰、狮子、蛇是高贵的，羊、牛和家禽是低贱的。将高贵动物的鲜明特征移植到人这种动物（他来自畜群）上面来，其历史比封建的阶级社会久远得多。在埃及的墓地中，在赫梯人、亚述人庙宇的雕塑中，我们能够看到隼一人、狮一人、鹰一人、公牛一人、眼镜蛇一人。

有些动物独处而且独立,有些动物群居而且依赖性强。自然,每种群居动物都有自己的头领。它们——绵羊、山羊、牛、猪、马和骆驼——都接受了这个事实:人是它们的引领者。它们都可以被驯化。

人亦如此。有些个体聚居在一起,但也有些个体像离群的食肉猛兽。事实上,在个体那里,既存在独立和独处的冲动,也存在着聚居的冲动。那么,在人这个物种那里,并不存在病态和健康的样本,高贵和聚居的样本。每个主要的历史时代,都有其重要的健康形式和高贵形式,都有其病态形式和聚居形式。在每个主要的历史时代里,都有很多种健康和病态的形式,有很多种高贵和聚居的形式。甚至是每个生命都注定要历经多种病态形式和健康形式,注定要养成诸多高贵品性和聚居品性。

人,如果被群居冲动所主导,就会变成自我驯化的物种,因为他不是一个独立和独处的个体,他们要求一个领路人。他们最深的本能就是使自己服从于别人。人群的领路人——牧师和君主——也分享了这些本能,他们也因此能理解这些本能。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他们也依赖这种依赖。

## 生态学和拟人论

像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样,人也养育自己:他休息,寻求庇护;他防止遭到充满敌意的动物和非生命物质的伤害;他为追求快感和生育而沉湎于性接触;他舞蹈和进行仪式表演。同这些动物一样,人也感受到丰裕能量高涨的振奋,他了解爱、骄傲、父母的呵护、安详、愤怒、信任和怀疑。像所有的群居动物一样,人了解依赖感、谨慎、胆怯和积怨。

就其现代奠基者而言,作为一种科学,生态学的命运要求对拟人论进行绝对的拒绝。思想、审美欣赏和学术这些“较高级的”活动,在非人的动物那里都不存在,不仅如此,就感知和感觉而言,独

特的技术性术语和描述不得不为非人类的物种而设计。鹰不能说成是“骄傲的”，蛇不能说成是“英明的”。尼采的工作就是对这种拟人论的颠倒，他将人种自然化了，他将其他动物种类的感知、情感和行为指派给人：

正义、审慎、温和、勇敢——总之，我们所有的名为苏格拉底的美德——的起源，都是动物：它们是内在驱动的结果，这种驱动教我们寻找食物和回避敌人。既然我们考虑到了，即便是最高级的人，他的良善本性，他所理解的敌意概念也只是变得越来越高级和精微，那么，将整个道德现象归之于动物，就并非不合适。<sup>[10]</sup>

然而，还是能够断言，尼采的著作，在人被看作是最高级的动物物种——尽管注定还要进化到更高级的物种——这方面，并没有离开经典人类中心论。不过，尼采否定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观。人的进化是在末人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末人是最虚弱和最病态的物种，他仅仅意味着虚无，由此，大自然也想不出任何的治疗方式。<sup>[11]</sup>而那个即将来临的物种，那个超人，并非进步性地从未人那里进化而来，相反，他在一个非连续性的偶然中得以新生。

可以肯定，在尼采描述其他物种的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经典人类中心论。别的物种都有一种显著的个性特征：骆驼负责任，狮子独断专权，鹰充满骄傲，蛇则英明。它们都是按照人的性格寓言来描绘的。

确实，不同动物的行为特性各个不同，其感知力和智力也迥然有别。冬眠动物和迁徙动物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不同，昼行动物和夜行动物也是如此。预见一个隐匿的猎物将在何处出现，判定一个猎物留在地上的蛛丝马迹，这种能力是食肉动物的智力体现。生物学家认为将一个物种和另一个物种进行智力上的比较毫无意

义。每一种存活下来的物种都培育了自己的智力程度和类型以适应环境。的确,每种动物都为自身的感知、记忆和感受所驱使。

科学生态学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排除这种实践:发现动物的典型美德和邪恶。专家们认为食肉动物并不残酷,即使对它们捕获的猎物也是如此。在非洲的热带草原,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一起进化。当大的猫科动物挑出一些生病的和虚弱的羚羊作为猎物的同时,羚羊本身则演变得更加迅捷、更加警觉。生物学家耐心细致地从环境的角度对狮子和鸟类中的杀婴者作出了解释。然而,如果人类的残酷具备恶意而任性的破坏性,它最多只是让施暴者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的话,那么,人们就无法观察到其他物种具有人这样的恶意破坏性。在闲散的季节,蜜蜂会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战斗来消灭其他的蜂群或者自我消灭;一群鸟将其中的一只弱小的鸟活活啄死——这么做,如果说成是为了让该物种中的最强壮者得以繁殖的话,那么,对于人类的残酷而言,同样的话难道不能讲吗?人类——无论是成人还是孩童——的残酷就在于他们挑中了他们中的最弱者。

尽管尼采指出了动物独特而显著的特征,他还是没有真正地将动物看成是人的美德和邪恶的寓言,在道德上是该受到赞扬还是该遭到谴责。在正确(这可以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判断)和善(这可以从道德上进行主观赞扬)之下,或者更恰当地说,超出正确和善之外,尼采肯定地评估的人类的价值,是强健的本能,这些本能从健康、独立、充裕和狂喜的能量中奔涌而出。尼采并非将查拉图斯特拉的骄傲和英明归因于蛇和鹰,相反,他将蛇的英明和鹰的骄傲归因于查拉图斯特拉。

## 共生现象

许多物种是以共生的方式生存着:海藻和海葵共生,白鹭和水牛共生,犀鸟和羚羊共生。贵族和武士也联系在一起,他们表达出

老虎和鹰的感情和行为特征,如同定居人群采纳了群居动物的感情和行为特征一样(也采纳这些动物的疾病。一些主要的传染病诸如天花、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等,是群居动物中的疾病变种而传给人类的)。定居人群甚至还采纳了植物的视角和感知。对植物而言,一切都常常处于休息状态,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自我认同。同一物的信念、同一性原则、非冲突、排中率等主宰性的思想,尼采说,都是从植物那里采纳的。

人最早的神并非抽象的大自然之力,而是高傲的具有贵族气派的兽和鸟:老虎、狮子、豹、鹰、神鹰、眼镜蛇,等等。最早的人科动物活在恐惧中而且畏惧那些捕食猛兽夜晚光临他们的营地。献祭是一个基本的宗教行为。芭芭拉·恩瑞乃希(Barbara Ehrenreich)认为它源自这样一种实践:将畸形儿、病人和垂死之人暴露给那些捕食猛兽。最古老的宗教教人变成半狮子、半公牛、半牡鹿、半狐狸、半鸮,等等。

欧洲的贵族、亚述人的君主、日本的武士,都随身装饰着狮皮和鹰羽,都采取狮子沉默而稳健的移动和鹰的挺直姿势。他们要求大咬鹃的辉煌和极乐鸟的羽毛。和其他物种的特征共享,是最古老的伦理。人所尊敬的,他所欲求的和追寻的,就是鹰和狼的感知力,是大羚羊和熊的力量和耐性,是小鸟为了保护孩子而献身的忠诚。正是在和这些物种的互动中,人才获得了他们的特征:斗牛士的勇气就是在直面公牛的勇气时出现的,在围猎捕食猛兽或者和捕食猛兽一起围猎时,人从它们那里获得了专注、感知力和智慧。在高山上同鹰和蛇保持长久的关系,查拉图斯特拉就获得了骄傲和英明。定居和群居的人群从他们所驯养的畜群那里获得了单调而有限的饮食,他们相互依赖,尤其依赖领头人,并逐渐推崇安全、规则、预见能力、遵从,逐渐将谨慎、忍耐和非攻击性作为价值标准。

现代伦理学承认,大自然是彻头彻尾地非道德的,并将道德看

成是人的独特之物。道德中的所谓美德 ,实际上是有意识选择而成 ,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应对此负责。这种美德 ,就是“人”所特有的 ,人的特性就是思考、推理、计算和解释因果。尼采在贵族那里发现的特征 ,他们的美德——真实、勇气、骄傲(它们就在此时此刻出现 ,和过去的遗憾和悔恨无关 ,和未来的目标无关)——不是人的特性而是高贵动物的特性 ,它们也是在和这些高贵动物的关联中获得的。贵族有强烈的健康本能 ,有寻求活力、快乐、美丽和健康本能 ,他们活着全凭本能。他们理解不了他人 ,他们的财富被挥霍 ,他们是计算的受害者 ,他们并不智慧。尼采在贵族身上辨认出的第一个特征是真实 ,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真实地存在 ,他们信守诺言。凭着本能他们宣称 ,他们看见什么就是什么。正是虚弱和奴隶才培育出审慎、巧饰和聪明。

## 喂 养

尼采设想 ,价值是在文化中被赋予的 ,行为和结果也是在文化中得到估价的 ,他设想文化就是选择性地保存事物 ,选择性地改变生产 ,教育民众。但是他也从自然和喂养的观点来设想估价者的进化或退化。

贵族独有一种光荣的言谈 ,尼采称之为许诺的权利。他这样来理解它 :它并非来自其所察觉到的普遍功用 ,因而也就不是来自计算和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相反 ,他这样解释这些光荣的言谈 ,它的出现是喂养的结果 :“喂养一只动物 ,又让它有承诺的权利 ,这不是大自然在人的问题上所设置的一个悖论性任务吗?这难道不是关于人的一个真正难题吗?”<sup>[1]</sup>对这个新物种进行选择性喂养 ,与之相伴的是 ,记忆会变得厌烦和痛苦 ,那些不坚持他们的言谈的人就会受到绝对的惩罚以至最后被清除。尼采说 ,这实际上占据了人的生存的较重要一部分。

喂养 ,意味着那些健康的动物可以被教化。贵族的那些特征

——鲜明的思想、本能、意志——按照其生理本性来设置。他们身体强壮而健康。但是健康不单单是这样以否定的方式而被确定：它不服从、不乏力、不生病。这是一个可以繁殖的“强大健康”，它可以进行不同的活动，可以有多种生活方式。它并不排除苦痛，因为苦痛可以磨炼我们，并促发旧结构的爆破和新结构的诞生。健康甚至也不排除疾病和服从：尼采本人遭受的身体折磨众所周知，然而他自夸是全欧洲最健康的男人，因为他能够将他这个世纪的病痛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克服了它们。像那些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他的思想尽管也从这种腐败和虚无主义中出现，但也扫除了腐败和虚无主义的痕迹。他自夸读了他著作的人，皆不可能去猜想他一生中有哪一天会生病。贵族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勇气去设想和肯定他们有些古怪的生活风格、营养和消化，或许还有他们大脑和血液中的过量或不足的无机盐：他们的生长之物。

## 返祖现象

对尼采来说，发展既非进步的也非线性的，而是循环的。正是这些古老本能和快感的回归才产生了新的卓绝。唯心主义确定了较高级人性的显著特征、“最低级”动物的行为和本能的显著特征。尼采式的考察，被这些所掩盖。实际上，它不单单是海德格尔在其中发现的价值的颠倒，它也不单单是系统性的犬儒主义的表达。

地理和生态环境，一个社会技术手段的积累，它们决定了个体可以感觉到的需要、欲求、技术技能、社会技能以及他们的欲望和满足。所有这些都要求思考、推理、计算和对因果的解释——所有这些就是意识。对尼采来说，奴性的特征就是对伙伴的依赖，对当代的体制和技术状况的依赖。高贵，则将其特征、行为和工作从对当代社会环境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这因此也就不是力的估算的结果。高贵不是从个性管理中出现的，它的能量来自力，这些力与周围环境无关，它们是本能和品位，它们在个体那里不再是被要求的

而是一再主动地出现。它们导致了能量的无偿耗费。它们是驱动力,驱动着先前的时代、解散已久的体制以及不再受制于当代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工作。它们就是本能,其目标和效率导向湮没。

当这个返祖主义的本能和品位在个体身上一再出现的时候,它们就让个体无法适应他的时代,就会让他变得古怪和疯狂。他只能肯定和信奉远古的本能。这样,在资产阶级时代,围猎和格斗就是高贵的追求。尼采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科学和理性的时代,宗教本能也在回归,它驱动着人们惊人的牺牲本能。这些,却并没有被体现出那些本能的人所认识到,但它们却表现在科学、政治和艺术的追求中。这些本能不再与它们一度要求的无意义的目标和解散已久的体制有关,它们将会有新的形式和新的方向。这些本能将使那些有勇气肯定和要求它们的人成为这样的人:他在别人感到冷的事物中,却感受到了热;他发现了价值却从未有过尺度标准;他给圣坛提供祭品来献给未知的神;他施展勇气却无意追逐荣誉。他的自主性饱满充沛,并赋予给人和物。同卢梭式的高贵野蛮人形象相反,尼采在此提出,野蛮人生得太迟了,生在文明社会的中期。正是他使自己变得高贵或凋零。

人和尼采考察的其他动物所共享的这些本能,就并非承继自较早的有机体——这些有机体生存在有机体较为发达的状态。这些本能是新结构产生的源泉。人身上的高贵性并不是对动物状况的超越,而是以之为基础。人身上一再出现的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的冲动越是久远,它们驱使的那些行动者就越是高贵。

这些古老的冲动一再出现在高贵之力中。而转化这些冲动的基本手段是用价值语言来肯定它和圣化它。尼采断定,人类的言语是从发声和歌唱中进化而来。既然没什么其他的哺乳动物歌唱,人就应当是从鸟和虫那里学来的。歌唱的基本功能不是传达信息,而是引诱。鸟的喉咙和气囊,用于发声的昆虫器官——鳞状脚、摩擦的胸和抖动的翅膀——发出富有节奏的曲子,它们重复

性的符码不是一种以复现的方式来表达某种理想形式,而是对美丽、健康之力和充沛生命活力的重述和再肯定。尼采将最高贵的语言形式即价值语言,理解为对昆虫呼喊的一个返祖性的继承。

## 注 释

[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纽约,1954年,“舞蹈之歌” 27页。

[2]尼采:《曙光》,剑桥,“动物和道德性” 171页。

[3]尼采:《道德的谱系》,第 3章,第 10节。

[4]源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和钢铁》纽约,1997年。

[5]缘芭芭拉·恩瑞乃希:《血的仪式 战争激情的历史和起源》纽约,1997年。

[6]尼采:《道德的谱系》,第 3章,第 10节。

# 海德格尔的动物哲学

马修·卡拉柯

胡继华 译

## 引 言

熟悉海德格尔著作的读者们可能心中有数：人类之此在与非人之动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就是一个萦绕着他的全部文字的问题。虽然他极少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细心阅读海德格尔的文本则会得出这么一个毋庸置疑的印象，即他非常乐于采取一种挑战传统形而上学描述方式的思路，来反思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但是，初看起来，这一批判地反思人类与动物之区别的尝试，显然只不过是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新规定，而将动物的生命问题存而不察。确实，这种聚焦于人类的思考，恰恰引导某些批评家断言：海德格尔的思想仅仅是正统的人类中心论之另一种例行的代表——尽管它高度成熟，却毫无疑问地刻画了西方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sup>[1]</sup>也的确有相当多的文本证据支持这么一种批判的读解。海德格尔绝大多数关于非人之动物的观点，都是有意强调在比较意义上人类具有唯一性；不仅如此，他的这些观点还是有意用一种否定的，甚至是与人类此在相对立的概念来形容动物。下面几段论述可以作为这么一种人类中心论取向的典型例证：

从动物到说话的人类的飞跃 ,与从无生命的石头到动物的飞跃相比 ,如果不能说前者幅度更大 ,起码也应该说可以等量齐观。〔圖〕

他们是必死者 ,只有他们才能将死亡体验为死亡。动物不能这样。可是 ,动物也不能说话。死亡和语言的本质关系在我们眼前一亮 ,但仍然没有被思考。〔圖〕

被俘获属于动物的本质 ,所以 ,动物不能在人类所体验的濒临死亡意义上死亡 ,而只能是完结。〔圖〕

生—存只能说是人类的本质 ,也就是说 ,生存仅仅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因为 就我们的经验显示而言 ,只有人类才能有生存的命运感。所以 ,也绝不能认为 ,生存属于特殊的动物……甚至 ,在与“畜生”类比的基础上 ,我们归给作为动物的人类的属性 ,其本身也根植于生存的本质之中。人类躯体 ,在本质上也是某种不同于动物机体的某种东西。〔圖〕

在所有存在物之中 ,最难思量的便是动物。因为 ,一方面 ,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和我们最为亲近 ;但另一方面 ,一道深渊将它们和我们生存的本质分离开来。〔圖〕

(人)手是一样特殊的东西。按照一般的看法 ,手是我们血肉肌体的构成部分。但手的本质却不可能由它作为能够抓取的器官来定义和说明。猿猴也有能够抓取的器官 ,可它们就是没有手。手 ,与一切抓取器官——脚爪 ,钳爪 ,齿爪——之间的区别是无穷的 ,以一道本质的深渊而判然有别。〔圖〕